



無可取代的圖書出版資料庫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

蘇惠昭 ◎ 文字工作者

以刊載與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。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、新書介紹、書評、讀書人語、童書賞析、專題選目、作家與作品、出版人專訪、臺灣出版大事紀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。園地開放，歡迎賜稿。

這87個字說明了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基本架構，但它並未指出該刊最大的特點：它是一本不受市場牽制的「讀書類」雜誌，這是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得天獨厚，也因為這樣的得天獨厚，1999年創刊至今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建立了一座無可取代的圖書出版資料庫，以第99期為例，如〈臺灣養蝦先鋒黃丁郎與虱目魚之父林烈堂〉這樣的書介（〈黃丁郎 林烈堂訪談錄〉國史館）便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讀書情報、出版社書訊所不可能出現的「異類」。

經營一本「讀書類雜誌」一直是出版人的夢想，但「讀書類雜誌」也一向面臨不被消費者「照顧」的生存窘境。1972年，在洪健全文化教育基金會簡靜惠女士的支持下，爾雅出版社發行人隱地先生主編的《書評書目》正式創刊，這本雜誌伴隨臺灣出版界走過第一個文學的黃金年代，影響深遠，而它因為長期虧損，不得不宣告停刊的時候，正好走過十年，做了一百期。

1983年，有《傳記文學》發行人劉紹唐先生催生的《新書月刊》，經費來自出版社刊登的贊助廣告，負責編務的資深出版人周浩正回憶當時的景況：「社內連我一共四人：副總經理、主編、編輯、會計，雜誌一印出來，全體動員——裝、貼、包、捆、寄，大家忙得不亦樂乎。」《新書月刊》發行七千份，贈送戶兩千份，訂戶兩千份，零售不會超過一千，辦了兩年24期之後就撐不下去了。

周浩正在1993年由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改任出版總監時，還是掛懷出版社應該出版一本讀書類雜誌這件事，於是提出《iREAD讀冊1週報》的企畫，這一次他展現了不同的思維，提出以「新通路」介定《讀冊》，「只要衝出高銷售量，配合好的行銷案，很可能形成書店、DM郵購之外，與讀者接觸的新介面」。但《讀冊》還來不及誕生，周浩正便離開了遠流。時間忽忽來到2005年，周浩正又改變觀點，主要是出版界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」，每個月有三千本新書湧入市場，網路書店則改變了交易行為，書店採購與讀者雙雙陷入選擇的困局，對暢銷排行榜依賴日深，這反過來加深對「市場不看好」的出版品的排拒，加上冒出四千多家如同神經一般遍佈全島的7-11，周浩正認為，有天時有地利，創辦一本「幫助讀者選出想要的書」的讀書類雜誌，此其時也，但是由出版社主導讀書類雜誌的機會已然不再。

書店似乎才是讀書類雜誌的主導者。金石堂《出版情報》今年4月份發行228期，筆者四年多來一直固定為之採訪作家，撰寫過私房收藏、城鄉悅讀、讀寫趣味等欄目，它的定位很明白：暢銷書和暢銷作家，順應大眾閱讀口味，不斷變換內容，這對一本堅持了19年，且免費取閱的讀書類雜誌來說，已經是難能可貴了。

誠品書店《誠品閱讀》在1992年創刊時被文化人賦予高度期待，發行人吳清友在創刊序中表明：「閱讀是生命寶貴資源的重要分配，而《誠品閱讀》真正要推廣的是——重新思考為什麼要閱讀？更審慎的閱讀觀念與態度，更嚴謹細心的閱讀選擇、更豁達開闊的閱讀胸襟。」4年後《誠品閱讀》以「當蝙蝠飛完時」宣布停刊，可以想見市場壓力對閱讀理想的傾軋，事實上，某一部分的《誠品閱讀》精神被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承續了下來，只是它以最素樸的面貌呈現，沒有添加任何包裝，《誠品閱讀》以及後來的《好讀》，美術設計的閱讀性甚至超越了文字。

2001年《誠品閱讀》以《誠品好讀》復活，筆者亦曾在初期為《好讀》撰稿，與《出版情報》相較，《好讀》有明顯的菁英取向，它所定義的閱讀是廣義的，更不是百分百的讀書類雜誌，到2007年，進入第75期的《好讀》終於宣佈改版，從「綜合閱讀人文誌」變身為向時尚靠近的「綜合生活創意誌」，內容以城市品味、美感體驗、文化創意為主。

劉紹唐在《新書月刊》創刊時有段這樣的感言：「試看大街小巷的書店與書攤，真是琳瑯滿目，幾乎天天有新書，家家有好書。令人遺憾的是：這種繁華的現象，似並未引起讀書界與社會大眾普遍的、應有的重視，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種出版資訊、新書指南之類的媒體……」

網路書店崛起之後，某種程度肩挑起讀書類雜誌的功能，劉紹唐二十多年前所期待的媒體似乎從天而降，以博客來為例，它是書店，同時也是媒體；它有一群對書癡迷的編輯，對書籍的選擇，編輯被容許可以有一定程度的「任性」。網頁內容則每日更新，促銷活動分分秒秒在進行，文案散播顛倒眾生的吸引力，讀者亦可主動參與發表書評。它賣出的冷門書如同一條長尾，但「一百大」對購書族群的導引作用不容小覷，甚至反過來影響實體書店，而這一切皆圍繞著「如何召喚讀者的購買慾望」運行。

之所以用以上這許多文字談論讀書類雜誌，其實只是想說明一件事：即便是官方刊物，要長期存在一本不受排行榜影響、不以銷售為導向、不設定閱讀對象的讀書類雜誌，何其不易啊！正因為大不容易，對堂堂邁入一百期的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，除了賀喜與感謝，站在一位讀者的角度，我還想賦予更高的期待。

「我們應該要求未來的讀書雜誌有新的意義」周浩正在思考二十一世紀的讀書類雜誌時這樣表示。新的意義所指為何？「她必須走出傳統的價值取向，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不可取代性。譬如：它或可被允許不再以『評論的集合體』為矢的，即使因需要而刊出書評，也將只佔很小的部分。它的任務非常單純，只專注於一點：全方位報導新書出版消息——單單這件事，就夠她忙翻天了。」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以「全方位刊載新書書目」為基礎，另由「選書小組」從出版機構

或個人以及該館定期採買新書中，每期選出八十餘冊各類圖書刊出兩百字書介，相對於每月動輒三千兩千的流量，這個數字個人認為可以再大幅增加，擴大服務功能。

其二，以報紙副刊與雜誌而言，最舒服的閱讀長度大約在兩千字上下，以這樣的標準來看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刊登的書評與書介多半超過標準長度，不符合一般的閱讀習慣，容許再說一句冒犯的話，有一些書籍著實不值得以如此多的篇幅去做推薦。若是長篇論文，則可摘而錄之，全文則放在網路上供人抓取。

其三、評介單本書籍的同時，如有可能，個人希望能夠獲得同類型書籍的資訊，甚至進一步的內容比較，此舉可望開發更多「專業讀書工作者」參與寫作，豐富菜色。

總而言之，知道更多的書、書的大概內容，開拓管道讓更多人易於取得，以及讓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讀者從多元的內容中找到感興趣的文章，這就是讀書類雜誌新的意義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未來了。 ISBN

海外飛鴻



君自故鄉來

蔡明燁 ◎ 英國諾丁漢大學亞太所資深研究員

一眨眼，我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結緣已經5年多了！這幾年來，月刊先是每個月漂洋過海飛到我英國諾丁漢的家裡；2004年上半年，我隨外子格雷到香港中文大學客座，月刊便開始寄到我們香港沙田山上的住所；2005年8月至2007年1月間，我和格雷決定到寧波諾丁漢大學去接受創建新校園挑戰，月刊也就跟著進軍中國大陸，定期出現在我們寧波的教師公寓裡；現在我們又回到英國，於是月刊再度成為我們諾丁漢老家的常客……。

什麼叫做「忠實的朋友」？這些年來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對我來說，真的就像是一個最忠實的朋友，沉默而堅定，如影隨形。當然，一份刊物能夠做到如此，幕後功臣自是承辦一切刊務的工作人員，因此我必須由衷感謝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的編輯群，月月從故鄉為我帶來這樣一位忠實的友人。當我和格雷在今年下半年舉家遷往北英格蘭的里茲時，我相信月刊依舊會陪伴我到新居打造新的生活——其實更深入地說，這幾年下來，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對我何嘗只是一份「讀物」呢？它似乎更像是我雲游四海的心路歷程與見證，佔據了我讀書與寫作生涯重要的一隅。

恭喜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堂堂邁向第一百期，祝禱這份刊物在編輯精英的努力之下能夠長長久久，為提升國內文化品質持續貢獻，也為更多的海外讀者捎來故鄉的書香。 ISBN